

钱眼识人

走进“深海”

节后开工,春节档的喧嚣对我而言基本告一段落,所谓“七剑下天山”的阵型基本都浏览过,如果非要选,自己最常回味的是动画片《深海》,片尾的一句字幕“献给走过长夜的你”,当时观影的时候情绪就已经有点绷不住了,而如今想想,它连同影片本身可能是辞旧迎新最恰当、也最有情义的告白。

《深海》的票房并不理想,位于末席,希望后面还能有所上升。它的出现显然打破了全体中国观众对于华语动画长片的想象,这个颠覆意义不仅仅在于它选择了波天倒海的视觉冲击,人间色彩力出一孔,用饕餮能够形容深海奇观的饱胀感,但却无法表达它的流动感,那种好像抓得住却又抓不住的易碎情绪。最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春节档期以及动画片在本土约定俗成的规则,放弃赛博朋克的光电刺激、放弃腾挪飞舞的打斗揉搓,以及放弃一惊一乍的怪兽,很任性地将观众拖出舒适圈。

它选择的是带领观众重回内心的长夜,去面对司空见惯,成年人刻意遗忘、回避甚至污名化的题材:抑郁症。抑郁症如黑鸭重羽一般附着在一个叫参宿的小女孩身上,父母早早离异,母亲远走他乡,联络淡薄,父亲再婚生子,重心转移,她每天只能勉力保持一个女儿该有的得体、温顺,微笑只是功课。坦白说,很多大人何尝不是这样。

一次精心安排的邮轮游成为小女孩的心灵奇旅,过去的终将涌回来,她跌入深海,遇到一个叫南河的青年男子,海底大饭店老板,两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和不甘心,前者要找妈妈,后者要还贷款,不得已选择合作博一把,穿越

到深海之眼,期待如愿所偿。  
小女孩的名字是古代的星座名,属水,意象是“猿”,代表温顺的小女孩心中早就充满情绪潮汐,缺乏定性。围绕在她的身边有两种颜色,一红一黑。红的是丧气鬼,形态有一些像哈利波特遭遇的摄魂怪,无形无体,粘稠泛滥。丧气鬼就是抑郁情绪的波动。黑是海精灵,母亲讲的童话符号。如果仔细看电影里好几次展示,形态似乎来源于妈妈的头发,它还能作为疙瘩汤的灵魂食材,勾起食客的臆想,从邈邈不堪的场景感受到华丽、梦幻。海精灵代表的就是亲情的羁绊,是中性的。

南河的真身其实就是邮轮上的小丑,卖杂货为生,良心未泯,小丑的笑是夸张的,被修饰过的,著名笑星金凯瑞曾经分享过自己的抗抑郁过程,他将病症的英文单词拆成两个意思:拒绝与压力。因为压力,人的身体不想配合了,拒绝在躯壳所扮演的角色里。

我看到了我理解的“深海”,是炫彩与黑暗的对话、和解。真的蛮佩服导演田晓鹏的,从一开始就选择往内心走,往深处探寻最难的路。如果这条路走下去的结果是,别走了,我们回到舒适的邮轮甲板上去,那么我们只能看到的就是觥筹交错、浮皮潦草的流光而已,那么未来的动画片是不是只能成为博人一笑的小丑脸呢?欢乐与酸楚都在嘴角挂着。我觉得宁可打破这个设定,不如破釜沉舟,挺进深海。

钱德勒  
媒体人

早闻狄声

“孤勇者”安欣的遗憾

2023年春节的热闹,很大一部分来自《狂飙》。戏里,正邪双方20年的对抗充满宿命感,“高启强”的黑化历程看得人又气又痛;戏外,张颂文、高叶、李健等演员纷纷出圈,好演员们和观众完成了一次热烈的双向奔赴,皆大欢喜。

热闹之中,遗憾依然存在。尤其是在成功塑造了一个如此鲜明立体的反派角色之后,更多的人想要追问:正面角色的创作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张译扮演的安欣,曾在第二篇章结束时留下了令人心疼的孤独背影,但在最终对决的后13集里,这位“孤勇者”的出击并没有期待中那么浓墨重彩,他在黑暗中的坚守似乎也不是最终赢得胜利的关键,人物的厚重感、故事的戏剧性,打了折扣。

和侯亮平等同类题材的男一号相比,安欣在细节上是生动的。从大年三十给高启强送饺子的善良与热情,到20年后见面指导组的试探和保留,人物的剧变,天然地为观众留出了想象和好奇的空间。而他痛失战友、爱人,在交警岗亭上掩面大哭的戏份,更让人看到了英雄背后的脆弱。至于20年后他将退休金、保险金挂在嘴边的吊儿郎当,理解并接受举报者被房子收买而不想开口的态度,也都让这个正面人物有了人间烟火真实感。

可如果与反派人物高启强完整的成长线相比,安欣的细节又多少显得单薄了。观众能清楚地感受到高启强对旧厂街的眷恋,也充分理解他崛起的原因——本人敢冒险、懂人情、会思考,团队里有各司其职的妻子、弟弟、跟班、杀手,背后还有隐藏的靠山与保护伞。从被

欺负的普通鱼贩到嚣张跋扈的“大佬”,他的进阶有“升级打怪”的意味,每一步都清清楚楚。

等镜头转到安欣这里,除了为了正义一身软肋的坚持,安欣的生活背景几乎都是一带而过。作为孤儿,安欣住在哪里,他生活习惯如何,在孤独前行的十几年间有了什么变化?在2000至2006年的戏份中,观众尚能看到安欣对老默给予善意,与李响守望相助的戏份;可后来,这种有血有肉的设计越来越少——诚然,在张译的努力下,你可能被安欣深夜接到孟钰电话时一句隐忍的“喂”所打动,也会共情安欣对张彪的恨铁不成钢,可除此之外,安欣身上的生活味道太淡了。要是观众不能感受到安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又从而和谈及对人物的亲近、向往与效仿?至于大结局高启强势力覆灭的关键戏份中,安欣的存在感更显稀薄:从高启强自导自演找杀手,到蒋天安排杀手过山峰不停作案,再到回溯陈书婷的死因以及最终黄瑶设计举报,观众如何能从黑恶势力的自乱阵脚中看出安欣坚守与付出?

当然,这样的瑕疵自有其客观因素,导演也曾解释,必须是一个毫无软肋的理想主义者,才能坚持至此。但对于一部久违的好戏,我们想要的显然更多:比起正确的完美人设,“孤勇者”真正的魅力还在于他以血肉之躯实现光辉与伟大,不是吗?

常原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花言峭语

一首词为什么这么重要?

一直拖到《满江红》上映十天之后,才去看这部电影。没想到,它和我,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信息拼凑出来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之前凭着别人的文字描述,我也觉得整个故事只为讲述一首词的保全和传诵是荒谬的。但是真正在电影院看完这个故事,却又觉得它无比合理,甚至也懂得了张艺谋真正想说的话,以及贯穿在他各种电影尝试背后的一个执着。对被损毁的往事的执着,以及信念的传递。

在《满江红》里,它营造了这样一种话语气氛:岳飞不可复生,大势不可逆转,那就把岳飞这个IP做完整,并且像火种一样传递下去。在制造岳飞这个IP的过程中,几拨人像接力赛一样献出生命以获得信任,推高和夯实了这个IP的成本,他们由此也成为岳飞这个IP的一部分,甚至证实了这个IP的感召力,这种信念的不可摧毁。

《满江红》这首词因此尤为重要,它是岳飞精神的具体凝结物,承载了一个时代的悲伤、痛苦和愤懑。但如果人们是通过很正常的方式获得它,它的感召力,它的故事性,或许就没有那么强大了。正是因为无数人在获得这首词的路途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是因为这首词是由秦桧念出来的,正是在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下得到了传递,它由此成为一个传奇,它的感召力因此无比巨大。

这种信念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一旦落地就塞不回去了,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结晶物,有了它的存在,秦桧死不死已经不要紧了,甚至不死更好。他被捆绑着成为一个靶子,更有利于汇聚情感,凝聚了人们的仇恨、不满,以及想要探查真相的愿望。

所以这个故事完全是站在一个现代传播观和现代历史观的基底上做出来的,可以对照大卫米切尔的《云图》来看。在《云图》的六个故事里,每个生死相搏、血泪浇灌的传奇,仅仅汇成一段文本在下一个故事里出现,但这个文本往往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填补一段重要的精神空白,成为重要的信念支撑物,而精神与信

念,对下一个故事中的人甚至是一代人都无比重要。

所以,《满江红》这首词到底重不重要,这个故事是否合理,是对观众的年龄、阅历、观念有要求的,对观众是否理解印刷时代的意义、文字的意义,也是有要求的。在有些人看来,锻造岳飞这个IP,传递这个信念非常重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种手段和这个信念都非常滑稽,远不如把秦桧杀掉更爽。这两种人同时存在,就是我的空幻感的来由。

在一个电影里,秦桧完全是可以被杀掉的,哪怕是有不能戏说历史的这样一个条件在那里。把他杀掉,符合人们的情感所向。光看看香港电影里,把魏忠贤杀掉多少次,人们从来不会质疑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符合历史事实。在一个电影里杀掉秦桧是容易的,但不杀秦桧不是因为要跟历史相合,我反而是觉得,是在探索要不要紧扣历史的过程中,编剧们产生了传播《满江红》这样一个奇想。这是在一个约束性的条件下倒推产生的巧思。

另外我不觉得这个故事和剧本杀有什么关系,说它是剧本杀的人应该是忘了戏剧的三一律。张艺谋1999年后的许多电影,其实都是三一律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我甚至觉得他有点执迷于把一个主题高度集中的故事放在一个场景和一天时间里讲完带来的紧张感和精致感。《满城尽带黄金甲》(本身就是《雷雨》打底),《三枪拍案惊奇》《悬崖之上》《一秒钟》,甚至可以算上《英雄》和《十面埋伏》(我已经忘了它们的时空关系,但是它们留给我的印象也是这样的),其实都是这样的故事,或者严格遵循三一律或者稍有变形。

所以一个电影好不好,是不能借助别人的观点,别人的眼睛去了解的,自己的观感永远大过天。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关于《无名》的难易考题

看到电影《无名》里渐次出现的那些狗,无论是敌机上神气十足的狗,还是荒漠中的流浪狗,抑或是监牢里的狼犬,大多观众能领会导演程耳的意图:它们无不遥指背后所代表的某一类人,敌我忠奸,一目了然。忍不住也去翻了好莱坞毒舌影评人罗杰·伊伯特编的那本《我知道你们又来这一套!》,看看里面那些套路烂梗里,有没有动物的段子。关于狗的有一条说:在电影中,人类总是被肆意杀害;有趣的是,狗狗却很少会被残忍地杀害。这一套路被戏称为“神圣狗狗综合征”,换言之,很多时候,人不如狗。

这相当于进入《无名》门槛的第一道试题,因其简单易答,足见出题人已经大幅调整了难度,以适应“超级商业片”的市场定位。不过,到了导演擅长的非线性叙事,难度陡然提升,而且是过山车式的提升。来不及看字幕提示,或者一个分镜就再也跟不上队伍的一些观众,便提前放弃了参与这场拼图游戏。《无名》杀进了贺岁档,便没法学王家卫电影那样的孤绝姿态,于是在与群众打成一片跟坚持自我之间,展开一场拉锯。

这难免让电影两头受气。关于《无名》的海量评论里,最出力排众议气势的一条,说它是迄今为止把黑色电影视觉风格实行得最完整、最自觉的中国电影,而在故事整体走向上,因其明亮向上,又认为它绝非黑色电影。

类似意见的弦外之音是,主流观众觉得太风格化,学者和影迷又觉得束手束脚并不自在。

到底是有些求全责备了。黑色电影的惯常标配,如你所知,主角往往是社会的局外人或罪犯,总讲述失败者的故事,总有蛇蝎美人,充满愤怒、恐惧、愤世主义、悲观主义等情绪。不过,电影学者詹姆斯·纳雷摩尔说,黑色电影拥有漫长复杂的历史,它所提供的影像、情绪和风格手法,可以被任何层面的市场上或好或坏或平凡的电影改编和改变。程耳拿来借鉴、戏仿、致敬,并无不妥,而《无名》无论如何也都不能被列为坏或平凡的电影。

有没有破局之处呢?可能还在王一博演的叶先生身上。在纳雷摩尔的总结里,黑色电影主人公明明可以成为榜样,却又受制于很多软肋,包括他与男人间的关系(兄弟情)、与女人间具有受虐性质的韵事(想想电影里冷傲的张婧仪),以及他性格中更普遍的弱点。如果无情到底,那气到底,一条道走到黑,结果“求荣得辱”,未尝不是一种完美的收梢。至少,跟梁朝伟的那场殊死搏斗,更有说服力。当然,这样的主人公必然充满争议。

长风新  
媒体人